



中轴气象耀京华之秋光映正阳(国画) 杨留义



中轴气象耀京华之先农坛(国画) 杨留义

笔墨气韵传递东方哲思

——赏杨留义百米长卷《中轴气象耀京华》

■ 与 兴

北京中轴线,南至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串联起15处核心遗产要素,是元明清三代营城智慧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画家杨留义新近创作的百米长卷《中轴气象耀京华》,北起雄浑的钟鼓楼,南抵壮阔的永定门,将北京中轴线核心地标性建筑纳入恢宏的笔墨结构之中,以城市山水画卷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这一重要文化时刻提供了独特的视觉阐释。

对于长期关注中国山水精神与城市文明关系的杨留义而言,北京中轴线既是一条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空间轴线,也是由宫苑、坛庙、城门、桥梁、广场与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历史遗产系统,更是一种凝结于城市形态之中的文明秩序,一种由“中”“和”“礼”“序”共同生成的中国式空间美学。因而,他以长卷方式重新“书写”北京中轴线,正是在传统笔墨与现代城市之间,寻找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视觉表达。杨留义介绍,在创作中,他首先攻克布局难题,以中国画散点透视手法将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要素由纵向转为横向排布,以树、云、水衔接,让景致色调统一、浑然一体;同时遵循继承不重复、表现不照搬的原则,以“中正”为魂、“刚健”为骨,在长卷中凸显出北京中轴线的阳刚正气与高维境界。

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可行走、可穿越、可回望的文明路径。在《中轴气象耀京华》里,杨留义邀请观者在移动观看中逐段进入画面,从南到北或由近及

远,建筑、道路、水系、城楼、宫阙与现代公共空间依次显现,形成一种近乎“行旅”的观看节奏。在他的带领下,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端门、故宫、景山、万宁桥、钟鼓楼等地标和遗产要素由空间的纵向转为横向铺排,这一构图不仅是技法上的突破,更是时空观的重塑。

细观画卷,紫禁城太和殿九丈九尺的高度、九九八十一颗门钉的数字,左坛右先农坛的“天圆地方”之局,皆被画家以苍劲笔触一一勾勒,重墨浓色之间尽显礼制威仪。而在氛围的营造方面,建筑的硬朗线条与天光云影、草木生机相映成趣——刚劲处见灵动,规整处留气韵。晨钟暮鼓的悠远意韵,则为画卷注入另一种维度:刚劲中含慈悲,威严中藏温润。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认为,作品以宏阔的构图、精微的笔法,将北京中轴线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首都的蓬勃气象融为一体,绘就了气韵生动的美术长卷。

杨留义把北京这座古都理解为“有山水精神的都市”,北京中轴线虽然是人工营构的城市轴线,却同样有起伏、开合、节奏和气韵,因而,他以相对严谨的建筑形象支撑北京中轴线的历史真实,以层层推展的山水章法营造城市的气韵流动,以中轴对称强化秩序感,以散点透视拓展观看的自由度。在此基础上,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居中而治”“左右均衡”“前朝后市”“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在《中轴气象耀京华》中,就化为建筑群的秩序、道路的延伸、空间的开阔与笔墨的气势。

“这条中轴线绝非单纯的建筑坐标,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具象化,是在天地间写下的经文图像。”杨留义表示,他要尽力用画笔告诉世人,这条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民族精神的图腾,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正在于其“执中守正,刚健有为”的核心宗旨。

“守护中轴线,既要做好文物修缮、风貌管控的基础保护,更要以文艺为桥,把藏在对称规制、天地格局里的东方哲思转化为可感可观的艺术作品,让世界读懂独属于华夏的‘中正刚健’文化内核。”在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梅松看来,杨留义以山水画家独有的审美视角,打破建筑画与山水画的边界,把城市遗产纳入山水意境,让人文礼制与自然万物共生一体。

在北京生活、创作多年的杨留义以北京中轴线15处遗产要素及周围风景名胜为内容,创作作品百余幅,从永定门的庄严到钟鼓楼的古朴,从故宫的金碧辉煌到颐和园的秀美雅致,都曾被他一一“囊括”进画作中。他曾于2023年9月、2024年7月、2025年7月在京展出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的系列城市山水画作品,此番又倾力创作百米长卷,正是文艺界深耕中轴文脉、创新遗产表达的生动实践,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让创造弘扬传统、让山水融通城市”的城市山水画创作理念,更展现出画家对北京文化、中华文明的深情凝望——丹青所至,城脉可见,笔墨流转,文脉长存。



我跟爸爸进天山(国画) 177×92厘米 1962年 李山 中国美术馆藏

李山,1926年生于山东青岛,195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受潘天寿、傅抱石等名家指点,传统水墨功底扎实。而后他长期深入新疆采风,将传统水墨技法、写实造型观念与西域地貌风土相融,形成了雄浑质朴、温情生动的艺术风格。1961年,他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创作了《天山月初升》与《七月阿尔泰》,自此声名鹊起。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我跟爸爸进天山》创作于1962年,是其艺术成熟期的经典作品。

这幅作品描绘了天山脚下哈萨克族牧民一家出行的生活场景。在苍茫无际的天山原野间,一位牧民父亲策马引路,在他身旁另有一头骆驼驮着孩童缓步前行。画面中父亲神情沉稳从容,把边疆百姓的坚毅本色刻画得淋漓尽致;孩童稳坐于骆驼背上,洋溢着天真烂漫,远眺着连绵群山,眼神满是好奇。人物与家畜错落分布于画面,远处村以巍峨辽阔的天山群峰,整幅作品氛围温馨恬淡,生动还原了边疆日常行旅的悠然意境。

该作品打破了传统边塞绘画的固有程式,技法运用精妙独到。李山以顿挫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马匹与骆驼,用笔灵动自然,精准表现出躯体结构与动态。山石则巧用散锋笔法皴擦点染,干湿浓淡的墨色层层交织,刻画出天山山峦的苍劲嶙峋、原野的辽阔苍茫。画面近景刻画得细致入微,远景山峦采用淡墨虚化的处理方式,搭配留白,使得画面虚实相生、层次分明。设色温润素雅,运用淡彩点缀孩童衣饰,通篇以墨色为主、色彩为辅,笔墨意趣与写实造型交融,全无刻板僵硬之感。

《我跟爸爸进天山》跳出了传统边塞画常有的苍凉基调,聚焦普通牧民的平凡生活。一家人相伴前行的温馨画面,既体现出作者扎根生活、细致观察人间百态的创作态度,也饱含着对西域山河与边疆人民的真挚热爱。孩童眼中的憧憬,更为画面增添了生机与希望。李山将传统中国画笔墨神韵、现代写实手法与西域风土人情融为一体,拓展了现代人物画的题材与表现形式。该作品既传承了中国画写意传神的美学内涵,也展现出新时代美术扎根现实、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边疆题材人物画的典范之作。

(袁洋/文)

那些『专治嘴硬』的山

■ 张婷



天都峰图(国画) 清 弘仁 南京博物院藏

近期网络热传趣味梗“专治嘴硬的五座山”——泰山、华山、黄山天都峰、梵净山、峨眉山,这些山颇有攀登难度,不少人去之前自信满满,扬言轻松登顶,等路上陡峭山路,往往半途就体力透支、双腿发抖,狼狈不已。

其实这种被大山“狠狠拿捏”的窘境,自古有之。相传唐代文学家韩愈登华山,爬到最险处,往下一看,两边是万丈深渊,山路窄得像鱼背,进退无路,当场崩溃大哭,甚至写下遗书,最终依靠华阴县令组织救援才得以脱险。

这些奇险山水,也被古人收进笔墨丹青之中。

明代王履《华山图》册是极为真实的登山纪实画作。王履是江苏昆山入,医学、诗画皆有很高造诣。52岁那年初秋,他与友人相约攀登华山。当时没有缆车、没有护栏,他花了3天时间游览西岳,一路纸墨随身,看到好的景致就坐下来写生。回家后又反复修改,第二年才完成全部画稿。整套作品收录40幅实景画作,搭配自作诗、序、记、跋,汇编成册,像一本边走边记的登山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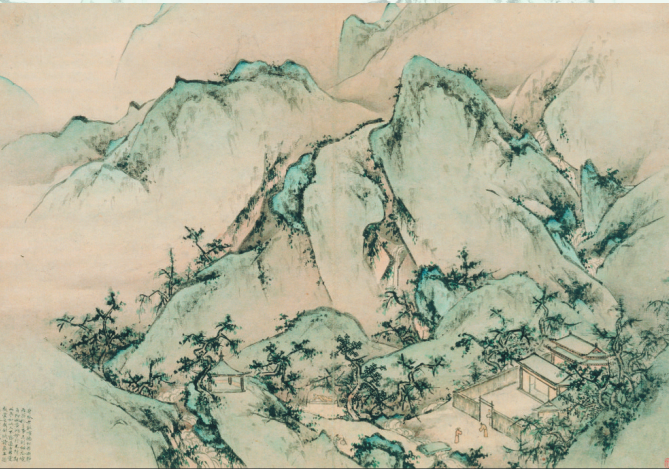
华山以险闻名,千尺幢、百尺峡、苍龙岭等,每一处都让登山者胆寒。尤其是苍龙岭,岭脊狭窄逼仄,两侧绝壁悬空,古时行客只能跨坐山脊,一寸寸往前挪动。这里正是当年困住韩愈的那段路。王履亲身走过这些险途,把华山的奇绝落到了纸上。册页以清淡的花青、赭石配色,搭配利落的小斧劈皴,生动还原出华山花岗岩坚硬冷峻的质感。山道细若游丝,行人身影渺小,山势之巍峨凶险一目了然。可画家的笔墨却舒展从容,不见半分紧张,仿佛登山时的疲惫已被山风吹散在山间。

清代弘仁《天都峰图》则绘出了名山奇峰的沉静风骨。身为“清四僧”之一,弘仁一生居住黄山最久,遍历群峰,亲登天都峰后落笔成画。

天都峰有多险?唐诗《登天都峰》里写:“盘空千万仞,险若上丹梯。迥入天都里,回看鸟道低。”画家以笔墨承接这份山势,在高逾3米的画幅之中,天都峰拔地而起,几乎顶住画幅上缘,主峰巍然有通天之势。遒劲古松从岩壁缝隙间倔强生长,为峻岭添了几分生机。山石被处理成大大小小的几何块面,方峻的线条让山体显得硬朗而结实。大块的岩石很少皴擦,留出大片空白,与细碎的岩块形成疏密对比。整幅画面清简冷峭,山体虽险,笔墨却疏朗沉静。仿佛画家只是站在峰下安静地看,看够了,就如实记下天都峰孤高的天然姿态。

古人素来钟情名山。李白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古人而言,登山不只是游山玩水,也是一场观山悟道的修行,在跋涉中褪去浮躁、修炼心性。如今,登山依旧是现代人自我治愈的极好方式。走出电子喧嚣,躬身踏山前行,每一步攀登都脚踏实地,每一次登顶都是对自己的肯定与淬炼。

山不语,却自有公平。它不会为人的豪言壮语降低分毫高度,也不会因步履迟缓心生轻视。登山途中的疲惫、坚持与隐忍,终会沉淀为内心的底气与从容。褪去浮躁,收敛锋芒,踏踏实实每一步,方能翻越人生路上的重重险峰,邂逅独属于自己的辽阔风光。



《华山图》册 局部(国画) 明 王履 上海博物馆藏